哈佛大學招生訴訟案上訴的三大重點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位於波士頓的聯邦上訴法院針對哈佛大學招生考量種族因素一案，於 9 月 16 日聽取雙方論點。由於大眾預期此案件最終將上訴至最高法院，對於精英大學招生所採取的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一般指對於性別、族裔等方面的弱勢族群給予的優惠措施）可能帶來深遠影響。

事件回顧：學生公平入學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簡稱 SFFA）指控哈佛大學在招生過程中歧視亞裔美國人。這個組織指控哈佛大學持續在亞裔學生「個性」的指標上給予較低分，藉此尋求錄取學生的種族比例「平衡」並設定種族配額。

去年波士頓的聯邦地區法院判決哈佛大學勝訴，法官表示大學於招生過程中考量學生種族背景的做法合憲。地區法官艾莉森·伯勞斯（Allison D. Burroughs）在判決書中寫道：「考量種族對特定種族及族裔有利，否則這些族群在哈佛大學的代表性不足，因此並非考量種族不正當的做法，也並非種族歧視。」

SFFA 針對此判決提出上訴，今年九月十六號美國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三位法官（分別是雷根總統提名的 Juan R. Torruella、小布希總統提名的 Jeffrey R. Howard，以及柯林頓總統提名的 Sandra L. Lynch）合議聽取雙方辯論，以下為訴訟程序中的幾個重點：

原告被告雙方對於哈佛招生措施的改變以及近來學生種族比例的變化有不同解讀

約於 2018 年訴訟期間，哈佛大學更新其錄取程序，新增明確的指示，說明應如何評估申請學生的種族背景。去年更宣布至 2023 年時，亞裔美國學生的比例將達到 25.4%，根據《Inside Higher Ed》的報導，這個數字是歷年新高。

SFFA 的代表律師 William S. Consovoy 指出，這些改變措施顯示哈佛大學正設法修正錯誤。Consovoy 表示，如果把當事者族群替換成女性，「假如女性未獲得升遷的原因不是客觀的資格不符，而是主觀的『個性』因素，那根本就不必上法庭，因為這明顯是不公平的做法。」

而哈佛大學的辯護律師 Seth P. Waxman 則駁斥這樣的說法，他主張學生的種族組成每年都稍有變化，亞裔美國學生比例上升並不是因為哈佛大學修正了錄取措施，並強調招生官並沒有刻意尋求種族比例平衡。

「法庭之友」發表意見

在此訴訟案中，美國司法部以「法庭之友」的角色發表見解（來自拉丁文 Amicus curiae，這個制度最早源自於古羅馬法，是由外界針對法院所不能理解的議題提供意見，不過現今法庭之友的目的已從「避免法官犯錯」演變成「遊說法官採取特定的見解」），支持 SFFA 的立場，主張哈佛大學違反民權法。

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簡稱 NAACP）的代表律師 Jin Hee Lee 指出，美國的教育體系「剝奪符合資格且辛勤努力的黑人學生的重要教育機會」，而如果採取 SFFA 的主張，錄取學生時完全不考量種族背景，黑人學生將是首當其衝的族群。

法官對 SFFA 與司法部提出較多問題

法官較常打斷 SFFA 的律師與司法部，對他們提出較多問題，這可能代表法官認為哈佛大學的論點較有力。此外，Lynch 與 Torruella 兩位法官一再詢問原告律師（SFFA）有無哈佛大學招生官員「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或刻意歧視的證據。

法官表示將盡快做出決議，但並未明確說明判決時間。

撰稿人/譯稿人：Nell Gluckman / 林怡婷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0.9.16). 3 Takeaways From the Appeal of the Harvard Admissions Lawsuit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3-takeaways-from-the-appeal-of-the-harvard-admissions-lawsuit?cid2=gen_login_refresh&cid=gen_sign_in